

少年兒童讀物

糾察員

任東流著



少年兒童讀物

糾察員

任東流著

孫光基插圖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有五篇反映兒童生活的小故事。

“糾察員”寫一個兒童從工作中發生的孩子，深深体会到任何小事情，都有它的重要性。“隊旗在工地上飄揚”寫一個歡喜逞能、鬧英雄的兒童的故事。“我當了自學小組長”啓發兒童要有堅強的意志，才能做好工作。

“丰收展覽會”教育兒童遇事要經過調查、研究，才有發言權。“考驗”寫一個初中畢業生，沖破了家庭的阻撓，參加了菜館里的招待員工作，由於他能勤學苦練，被評為先進工作者。



糾 察 員

任 東 流 著
孫 光 基 插 畫



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38號)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

開本787×1092 1/28 印張 3 字數 39,000

1957年6月第一版

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500

統一書號：R10125·32

定 價：(3) 0.22元

目 錄

糾察員.....	(1)
隊旗在工地上飄揚.....	(16)
我当了自学小組長.....	(31)
丰收展覽会.....	(50)
考驗.....	(66)

糾察員

“五一”國際勞動節的前夕，我高興得直睡不着覺。第二天早晨一到校，同學們正鬧紛紛地，在整理游行隊伍。我跑到教室門口，瞧見中隊長手里拿了一疊紅紅綠綠的東西，上面印着小隊長呀、宣傳員呀的字兒，正在一張一張的，把這些符號向幾個同學分發着。一瞧見我，就忙着把我叫住說：

“金生，你來！”

我想，一點也沒錯，這次，要叫我當上什麼隊長哩，便趕忙跑了過去。他一邊還是發着符號，一邊對我說：

“別忙，你等一會兒吧！”

我只好一聲不響地等着他。

沒多久，眼看他把這幾張小隊長的符號發光了，手里，現在只剩下幾張宣傳員的符號。看來，這幾張宣傳員的符號，總有我的一份了吧。當宣傳員也好，挺起

胸，举起手，領導同學們呼口号。我一定要把口号喊得又响又热烈：“中國共產党万歲！毛主席万歲！”心里一兴奋，身子就不安靜地往上直蹶了起來。中隊長回头向我扫了一眼，我也向他扫了一眼；可是这时，却發現他手里連綠色的宣傳員符号，也一張不剩了！

我心里有点不懂，难道这次游行，一点任务也不給我嗎？不給我任务算了，跟着隊伍跑，乐得自在些。

我只好这样寬慰着自己，可还是忍不住向中隊長問个明白。他正在忙着和同學們說話，我插進去說：

“你叫住我干什么？这次游行，究竟我担任个什么职务？”

中隊長一連点着头說：

“有，有！你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！我們一道到輔導員那里去，他有話要和你說。”

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任务哩！可能是搯毛主席的像；要不然，背大國旗！这次可好了，还要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哩！我跟着他跑，一蹦就蹦到隊部办公室，正好輔導員从里面跑出來，劈面，他就對我說：

“金生，有一件重大的工作要你担任呢！”

“啊，什么工作？”我的心，別別的在跳动。

“这次，我們分配你留在校里，担任护校糾察員，这是經過中隊研究决定的。”

“护校糾察員？”我听了这話，就从脚底里涼了上來。这一來，不但小隊長、宣傳員、揩毛主席像，什么也沒有着落，連参加游行也撈了个空！

“怎么样？你願担任这个职务嗎？除了你以外，还有第二中隊的趙怀慈，他和你一起留校糾察。”輔導員盯住我的臉說。

趙怀慈我很熟悉，他因为左腿有毛病，走起路來有点拐。每逢学校里参加游行或者有什么事情，他行走不便，就往往自动留校做糾察……

“是中隊决定的嗎？”我無可奈何地說。心想，中隊为什么决定我担任这个飯桶的任务呢？我的腿又不拐，又不是趙怀慈呀！

“对！”輔導員認真地說：“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，希望你能提高警惕，好好地担任起來吧！”

既然他們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要，我沒得話好說了。

中隊長就把那个紅布臂章，向我的臂上一套說：

“你的任务，是在我們隊伍出發以后开始，你和趙怀慈可以互相輪流糾察，好好地和他联系吧。”

“这个，我知道！”我再不高兴說什麼話，沒勁地跑了开去。

但是中隊長的話，還沒有完，我跑得快了些，中隊長在我后面还在大声地交代着話：

“記住，我們中隊的集合地点，是在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！”我毫不經意地答应着，根本没有听清他在講些什么話。你想，这时候，我还有什么好的心情，去听他的嚕哩嚕嚒。我只是那么委屈地想：留在校里，就留在校里好了，反正是在門口坐上半天，还有什么好嘍咕的。

同學們的隊伍出發后，学校里顯得一片靜寂，連麻雀在樹枝上跳一下，也听得出声音來。

我挂上了糾察臂章，慢吞吞地向校門口走过去，只見趙怀慈，早已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了。你看他那个坐的样子，誰也不会覺出他是个拐腿來。門房里的井亭叔叔，却拿了一把扫帚，自管自地在那里东扫扫，西扫扫，忙个不停。

我远远地高叫着：

“趙懷慈，我來陪你了。”

想不到趙懷慈一見到我，就埋怨起來：

“還要說陪我呢，怎么到這時候才來，你簡直把自己的職務也忘啦！”

我見他那麼說，更不服氣起來，說：

“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是大家在門口坐坐的事情唄。”

趙懷慈見我這種毫不在意的態度，氣得脖子也紅了。他急呼呼地說：

“你這個人，簡直是麻痺透頂！全體老師和同學們都參加遊行去了，校里只剩下你我兩三個人，不但要糾察門口，而且各方面的事兒，還都得留心一點兒，要不，就會出岔子。這工作，真不簡單呢。”

可我偏偏還要和他鬧別扭，不等他說完，我故意反問他：

“趙懷慈，你當過幾次護校糾察員呀？”

他瞪着眼說：

“三次了，你問這個作甚？”

我說：

“你過去當糾察時，可出過什么事兒？”

他搖搖頭說：

“不會呀，出了事，還了得嗎？”

我說：

“可不是嗎？根本不會出什麼事兒的。還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做什麼？”

他可不高兴再和我辯論下去了。

他不高兴，我也有一肚子的委屈。兩個人，就這樣面對面地坐着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

這天的天氣真好，熱辣辣的太陽，照在鮮艷的五星紅旗上，格外發出光彩。趙懷慈不時抬起頭，望着天空在沉思。我見他好象是在想着什麼事兒，就又不由得開口問起他來。我說：

“趙懷慈，你有什麼事嗎？我看，我們還是互相輪流糾察的好。中隊長原是这样說過的。你有事，儘管去，現在有我在這兒。”

他沉吟了一下說：

“你一個人在這兒干得了嗎？”

我不由得暗暗好笑起來，說：

“笑話，你也真把我看扁了！難道怕我在這兒坐坐也坐不端整嗎！告訴你，有我在，什麼事，都交給我好

了，反正今天我又不想出去看游行。”

“那么，也好。”趙怀慈同意說：“上半个時間，归你負責；下半个時間，由我負責。告訴你，我想趁这个机会，去翻晒一下圖書館里的書籍。你看，太陽又好，全校靜悄悄的，这真是一个好机会。”說到这里，他又盯了我一眼，“可是你不能跑开，一直要等到我來接你的班为止。”原來趙怀慈还是圖書館的管理員。他心靜，搞这个事，再適當也沒有。

我怕他还要嚕嚇，拍了一下胸脯說：

“放心，放心，不要說坏分子，就是蒼蠅，我也不讓它在我的前面飛过！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才滿意地笑着，一拐一拐地走到里面去了。

說也湊巧，趙怀慈一走，事情就多起來了。我正在門里面來回踱着步，忽地食品公司的一輛运貨三輪車，滿裝着麵包，踏到校門口，刷的停了下來。那个送貨員，跨下了車，望了下我們那塊学校的牌子，問我：

“这里是第四中学嗎？”

我說：“对！”

“这麵包是你們学校里打電話來定的，叫我們送到

你們隊伍集合的地方去，請問你們同學集合的地方在哪兒？”

“集合的地方？这个……”我有点口吃起來。

“你不是糾察嗎？”那个送貨員看了下我的臂章說：“剛才電話里因人多聲雜，听不清楚。后來，說叫我們把貨物送去时，經過校門口問一問糾察員就知道，所以……”

我抓着头皮，才深悔先前中隊長告訴我集合的地点时，沒有留意去听，現在可說不出來了。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去問井亭叔叔。

井亭叔叔說：

“这个，他們又不曾告訴过我，你还是去問問趙懷慈吧。”一句話把我提醒了，我直奔到里面去問趙懷慈，幸虧他是記得詳詳細細的；可是他却反問着我說：

“怎么你一点也不知道呢，难道你們中隊里沒有告訴过你嗎？”

我紅着臉說：

“說是說过的，可是我沒有听仔細！”

趙懷慈噤咕着說：

“看你的，我說当糾察員不簡單，要各方面都留意

着些兒呢。”

我的喉嚨，這時再高不起聲來，只好掉頭就跑，好讓那個送貨員快點把貨送走。

快到十點多鐘了。遠遠聽到一連串的炮響，我知道首長的報告已經結束，游行隊伍就要開始出發了。喇叭里廣播着熱鬧的歡呼聲，一陣接着一陣。我坐在那里，那顆心也跟着這個聲音，不知飛到哪兒去了。正在想得神，猛听得嘩啦嘩啦的有人在搖着鐵柵門。一回头，原來是兩場車的礮糠，車子上堆得象兩座小山。幾個搬運叔叔，臉上直淌汗，揮着帽子，大聲叫着：

“快開門，快開門！”

另外一個搬運叔叔說：

“快點，快點！這兩車礮糠可不簡單哩！馬路上大游行，受交通管制，我們抄着小路拉，跑了不知多少冤枉路哩！”

我連聲說：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讓我去拿鑰匙。”

沖進傳達室里，一看，板壁上挂滿了大大小小、各種各樣的鑰匙，上面還吊着標志：校長室、辦公室、圖書館、第一教室、第二教室……可就找不到鐵柵門的鑰

匙。

我又楞了起來，鉄柵門的鑰匙放在哪里呢？偏偏井亭叔叔又不在，因为厨房里要多准备开水，叫他出去搞什么装开水的大水壺去了。

我急得滿头大汗，翻着抽斗，翻着井亭叔叔的那張床鋪，唉！什么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；去問趙怀慈吧！这个精里精細的人，可能知道。又一想，这傢伙，再去問他，更要給他說了！怪只怪我当时把話說得太响了！糾察員，这个飯桶的事，想不到偏碰上了这么多的麻煩！

可是門外老等着的几个搬运叔叔，又在嚷了：

“小糾察員同志，怎么搞的？門还不好开嗎？”

我只好又跑了出來說：

“傳達室里的人，剛跑出去了，鑰匙找不到，只好再等一下，好嗎？”

“等到什么时候呀？叫我們从門外一直把貨措到厨房里去嗎？”他們七嘴八舌地叫了起來。

我說：

“好好，我再去問問另外一个人，可能他会知道放鑰匙的地方！”

我不敢怠慢，硬着头皮，三脚兩步，又奔到趙懷慈那里；只見他正把最后的一批書，搬了出來，放到太陽



下的一張板桌子上，他見我奔得那麼急，不等我開口，就笑着問：

“又發生了什麼解決不了的事情嗎？”

我再不敢和他多嘴，只說：

“你可知道那個鐵柵門的鑰匙放在哪里？快點告訴我！”

“干什么？”他偏要追問個明白。

我把話都搬了出來：

“車龔糠的來了，要開鐵柵門，井亭叔叔出去搞什

么开水壺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！快，快点告訴我！”

趙懷慈还是笑着說：

“你这个老爺，真是什么也不留心。喏，鉄柵門鑰匙，不是好好地挂在窗洞上面，不过是挂得高高的，只要抬起头瞧，就在那兒了！你呀，……”

果然，这个精細鬼，什么也关心到的。这次，幸亏我跑得快，底下他在說什么，我可沒有听清楚，也只好由他去說了！

鉄柵門终于开开了。

等到車轆轤的叔叔拉着空車子出去后，我想，这总不会有什么事情了！便重又把鉄柵門关好，从袋里摸出了一本小說，坐在靠旁边那扇小門口的椅子上，看起小說來。

約莫又是大半个鐘头过去了，这本书真好看，我越看越有兴味。

忽然学校后面院子里，發出一陣狗吠声；接着，好象又是一陣人走动的脚步声。奇怪，我們学校里，从来就不曾养过狗，而且这个脚步声，又哪兒來的呢？不要真个混進坏分子來了！

我急忙把鉄柵門旁边的那扇小門关上，准备進去看

个究竟。

还没跑几步路，迎面就見趙怀慈拿着一根棍子，追着一只大花狗。狗，夾着尾巴前面奔，趙怀慈挺起棍，一拐一拐地从后面追，可是想不到那扇小門，已經給我关了起來，狗在門口碰了一头，見沒有出路，便又縱身反扑了过去，而且还順着那条冬青路，向大操場上奔起圈子來。

我赶忙返身开了小門，和趙怀慈兩個人，奔到操場上，去赶这只淘气的狗。我們赶到东，它跑到西；我們赶到西，它又跑到东。好不容易，才吃力地把那只狗，从开着的那扇小門里送走！

趙怀慈丢掉棍子，喘着大气說：

“你，你这个人，連狗也給你糾察進去了！現在，可糟了！一只，一只黑兔子給它咬坏了！”

“黑兔子給它咬坏了？”我跳了起來，吃惊地打断了他的話。

“不信，你去看！”趙怀慈气呼呼地向那边一指。

我急忙奔到我們的那个小动物園里，推开小籬笆門，一眼望見那只小黑兔，蹲在一塊石头上發抖。可憐那只后腿，已經被狗咬得血淋淋的！血，从光滑的黑毛